



德川家康

05

〔目〕 山冈庄八 著

南海出版公司

德川家康

— 1 —

德川家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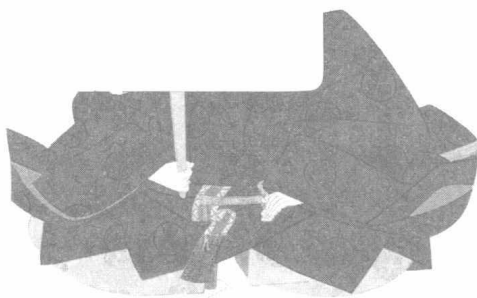
05

〔目〕

山冈庄八 著

陈都伟 译

策划 柏杨
南海出版公司 二〇〇九



目 录

一	天下布武	1
二	家康急谏	14
三	白昼之梟	40
四	与狼与狈	51
五	初战小谷城	62
六	西乡阿爱	81
七	施暗刺	93
八	人生歧路	107
九	会战三方原	119
一〇	死地生后勇	136
一一	后院乱起	148
一二	甲府虎殇	173

目
录

一三	德姬报信	195
一四	女人战伐	208
一五	恶子恶行	220
一六	魑魅魍魉	231
一七	少主除奸	242
一八	蛀虫蚀城	253
一九	内应夫人	265

一 天下布武

元龟元年（一五七〇），春。

耀眼的阳光洒满了走廊和庭院，布谷鸟的叫声时近时远。

织田信长穿戴得格外整齐，端坐于卧房。送往伊势各神社的安抚状上，都由他亲自盖上“天下布武”的大印。木下秀吉——曾经的那只“猴子”，表情有些骇人，在一旁微微地笑着。

信长已不再是以前的信长，他平定了近畿和伊势地区，正如他的大印“天下布武”所宣称的那样强大、威严。而秀吉亦不再是以前的那个藤吉郎。经过数次大会战，凭借杰出的才能和表现，秀吉步步高升，如今已在今滨地区领有三万石俸禄。

“家康还好吗？”信长问。

秀吉呵呵笑了。

“古怪的家伙，笑什么？”

“主公在二十二岁时考虑的事，家康现在似乎也在考虑。”

“你所指为何？”

“生育子嗣啊。”

“哈哈。原来是他染指侍女之事呀。对了，家康今年多

大年纪？”

“二十九岁。他比您小八岁。”

“二十九岁，稍微晚了些。”信长不再言语，继续盖着印章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又忽然问道：“结果如何？”

“此事不像打仗，可速战速决；更非攻城略地，可立刻溃堤如决。”

“你恐不知其中原因，可以将那理解为上天对他违背我信长的惩罚。”

“不，他哪敢违背您。总是有女人前去游说，大概不久就会——”秀吉其实有为自己辩护的意思。当初他背着信长，排除了众人的阻碍，神不知鬼不觉娶了足轻武士头领藤井又右卫门之女八重。

想起当时情景，信长至今为秀吉的才能折服。猴子明知直接向又右卫门挑明定会遭到拒绝，便央求好友前田又左卫门利家先收八重为妾。

藤井又右卫门一听，又惊又喜。对方出身名门，又刚被信长提升为统领七田町的大将。

“前田大人，您在说笑？”

“你看我像在说笑吗？”

“在下明白了。我一定会说服八重，一定……”藤井痛快地应了下来，但早已和藤吉郎私订终身的八重却毫不领情。“前田大人已经有了贤惠、聪明、美名远扬的阿松夫人。请您坚决拒绝这门婚事。”

听到女儿的话，又右卫门不禁脸色发青。一看他神色异常，利家就催逼得更紧。如此一来，能够从中调解的，只能

是又右卫门以前的部下、先前的厨监木下藤吉郎。

猴子听到藤井又右卫门向他拜托此事，在厨下锅台旁装模作样地双手交握。

“你和前田大人是至交，能否替我向他道歉。八重死也不从呀。”

“啊呀，那可不好办。这本是桩不错的婚事，大概她是因为害羞，你再去问问。”

又右卫门只得颓然回去，但得到的答复仍然如前。

其间，藤吉郎则又跑到利家处，央求他“请再催逼一次”。于是在又右卫门劝说八重时，使者到了。“前田大人再无面目见人。即使刀兵相见，也要娶八重为妾。”

又右卫门听到使者的话，不禁起了切腹的念头。正在此时，猴子前来拜访。“怎么样，她回心转意了吗？”一切都在预料之中，老实的又右卫门根本不知如何是好。“没办法。前田大人暴跳如雷，我准备切腹谢罪。”

“什么，切腹……那可不是个好办法。你不如说令千金已私下与人定下终身，然后向他道歉。”

“那不行，不能撒谎。前田大人是个明察秋毫之人。”

“但也别无他法了。不如这样，他若问那个人是谁，你就说是在下。之后的事，由在下来应付就是了。”

“你？你可是当真的？”

“不管认真与否，也别无他法。”

又右卫门只得再次去拜访利家。利家当然不会相信。“嗯？原来她已经与人私订终身？那就没有办法了。但为慎重起见，我想知道那个人究竟是谁。”

“是……是木下藤吉郎。”他真担心利家会大光其火。

“什么，猴子？不是开玩笑吧？”

“是……是。我也非常意外……”又右卫门不由吞吞吐吐。

“又左也是堂堂武士，罢了，我也不强人所难。就让我来做八重和猴子的证婚人吧。你有意见吗？”

一切都在猴子的预料和掌握之中。又右卫门根本无力提出抗议，只能心事重重地回来了。真是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连前田又左都不愿意嫁的八重，又怎么可能答应嫁给猴子……然而当又右卫门忧心忡忡道出事情原委，八重却二话不说，满口答应。

“这猴子，不但会作战，对待女人也有一套，不可小觑啊！”信长得知这一切，不禁捧腹大笑。

“你和家康谈话时，斥退众人了吗？”信长盖完印章，对秀吉道。

“当然屏退了……”秀吉环顾了一眼四周，才继续道，“老臣们都认为，此次进京实为讨伐朝仓。”

“有人发现这一点了？”

“是。大多数人都已意识到了。”

“那么，是箭在弦上了。你现在做了些什么？”

“在下在滨松至冈崎沿途安排了二十三个小商贩，让他们散布谣言。”

“什么谣言？”

“我让他们四处宣扬：京城今年春天将很热闹，二条城烧毁后，将军的府邸落成，皇宫建设也在进行之中。三河守护将进京去赏樱花。”

“赏花之行当然甚是隆重。”

“是。要让百姓相信，三河、伊势、尾张、美浓、近江地区，已是一派太平气象。这是因为天下布武的荫庇。”

信长不禁皱起眉头，训斥道：“休要吹捧！这不像是你的习性。但离进京赏樱花的日子不远了。不，我们应该让它早早到来。”说到这里，信长吐了口气。

足利义昭被拥为征夷大将军后，信长开始转战伊势，让次子信雄领受伊势国司北畠具教的家业，三子信孝继承神户家。顺利平定这两个地区后，信长前去参拜了山田的大神宫，“天下布武”的印章就是那时定制的。

皇宫的衰败自不待言，就是大神宫，也破落不堪。如果任由民心涣散，无论多么强大的武力，也不能平息乱世——正是意识到这一点，信长才在定制“天下布武”印章的同时，开始修复皇宫。考虑到黎民百姓的困苦，此事不能操之过急，信长命岛田弥右卫门和朝山日乘负责修复事宜，在两三年内完成。

实际上，皇宫比信长想象中更加衰落。宫墙崩坏，四周围着竹篱和蔷薇。正亲町天皇和皇太子诚仁亲王带着两位公主、五个女官，不到十个人，住在破败的皇宫里。其实天皇还有两个女儿，但因为无处可栖身而让她们住进寺院。据说经常有百姓家的孩子从崩塌的围墙钻进皇宫里，除此之外，再也没有人影，只有一些葫芦没精打采地耷拉着脑袋。

信长的勤皇之心受到其父信秀的影响，但也和现实中的衰败之景不无关系。怎能让这种景象继续下去？无论翻到历史的哪一页，都会清楚地发现：皇室的衰败和天下的衰败是紧密相关的。首先要正本清源！

正因为了解信长的抱负和志向，秀吉更能捕捉到信长那一声长叹隐藏的意义。

“眼下有碍赏花之行的是越前，要首先进攻那里。”

“是。在下让人散布传言：此次进京，是为了收集古物茶器，而且会不吝钱财。”

“收集茶器？”信长苦笑。足利义昭在信长支持下成为征夷大将军后，立刻推荐信长为副。信长却坚拒了。如果他成为副将军，越前的朝仓义景绝对不会服气。义景也希望通过支持流亡中的义昭，为日后谋些好处。作为斯波氏之守，他的出身比信长高贵。

“那个浑蛋看不清时势。”

“你是说义景？”

“嗯。如果体谅您坚辞副将军封号之心，他就该迅速进京才是。”秀吉笑道。信长仍然紧皱眉头，撇了撇嘴。“你大概还没猜中义景的心思。他以为我和将军最近势必发生冲突，才故意不进京。”

“正是。一旦产生冲突，将军显然会去越前寻求义景的支持。那时，义景就能以拥护将军为名与您一战，但这正是他没有看清情势的表现。”

信长打量了一眼秀吉，道：“猴子，我们到院中走走。”

含苞欲放的樱花上，洒满春天的阳光。出了庭院，信长立刻登上假山的亭子。那里视野开阔，城内景象一目了然，不必担心有人打扰。

“家康进京之事可以确定吗？”

“千真万确。”

“武田已不必担心，伊势也已平定……”信长自言自语地

掰着手指头，“猴子，你认为征讨朝仓最应注意什么？”

“攻进北陆时，万一浅井……”秀吉说到这里，压低了声音。信长凝视着天空。猴子又道：“本愿寺虽和比睿山有来往，但我觉得最重要的，还是防备浅井的偷袭。”

信长半晌无语，然后咧嘴笑了。信长的幼妹——有闭月羞花之貌的市姬嫁给了浅井长政。夫妻二人如胶似漆，已经生下了两个女儿，信长也一直在尽力关照他们。浅井会和朝仓勾结起来，偷袭织田氏吗？

“还有呢？”

秀吉笑着施了一礼，道：“在下认为，不必从岐阜城带去过多兵力，而应当设法在途中募集壮丁……”

“在途中？你的想法是……”信长的声调突然变得尖锐。此次进攻朝仓，他最忧心的就是军队的调度。既已让人四处宣扬此次进京的目的，是为了检查皇宫修复工程的进展和搜集茶器，那就不便领大军前去。

无论如何也不要让人察觉此意。因此，应该悄悄进京和家康汇合，等到北陆地区的积雪融化，趁其不备，一举击溃朝仓。此计如能成功，那么秀吉担心的浅井和朝仓家勾结之事也就不成了。因此，如何巧妙地调兵遣将，一直让信长头疼不已。秀吉看透了信长的心思和苦闷，于是提出在中途招募兵力。

“说说看，究竟该如何做？”信长催促道。秀吉展颜一笑道：“您从小就很喜欢相扑吧？”

“这和你的办法有何关系？”

“当然有。主公，您为近畿和伊势地区带来了太平，因此可借庆祝太平为名，在中途举行相扑表演。”

“哦。”

“如此一来，那些怀有一技之长的浪人，定会蜂拥前来。您可以从中挑选有器量、武艺高强的……”

信长不禁猛地一拍大腿，叫道：“到底是猴子！”

“地点就定在近江的常乐寺吧。立刻通告天下，让那些浪人早早知道；然后假装送运奖品，暗中送去兵器、粮草；接下来就可以欣赏相扑之名，带领亲信过去了。”

“明白了，我明白了，猴子。”

“您挑剩下的浪人，再由我们去接收。那些刚被选中的武士定会争先恐后杀敌立功，而老兵也会毫不示弱。如此一来，北陆之战必已……”

信长听到这里，忽然仰望着天空，放声大笑。他斥责人时声音洪亮，笑起来也令人心惊，吓得周围松树梢上的小鸟扑腾腾飞跑了。“哈哈，一边欣赏相扑比赛，一边进京赏花。好主意！哈哈！”

谈话结束，信长立刻下令在尾张、美浓和近江一带举行相扑比赛。赛事的主持是颇有威望的不濂藏春庵。

二月二十五，信长一行悄悄从岐阜城出发了。次日，他们进入了常乐寺。二十七、二十八两日，从各地赶来的浪人逐渐聚集过来，整个常乐寺热闹不已。

“听说优者可以被选入伍，这可比得到奖品强多了。”

“无论如何，我要让信长公注意到我。”

大力士们窃窃私语着。

“就要天下太平了。要是没有战争就好了。”

“的确，织田大人乃是洪福齐天之人。”

男女老少议论纷纷。信长耳中听着这些话，悠然自得地在众人中游走。必须时刻倾听百姓的声音——这是信长一贯坚持的为政之道。

相扑比赛于巳时正式开始。

以前用来祭祀佐佐木氏家神的这个沙沙贵神社，如今僧房鳞次栉比。寺庙中央的空地上，画出了一个圈子以举行相扑。四方柱和观赏席上张好了帷幕。这一切无不反映出佐佐木氏（六角氏）的衰败和织田氏的兴盛。

信长穿过人群，正了正衣装，在席上落座。谁都没有发觉他刚才就混在人群中，所以众人一时都有些畏惧，齐刷刷地盯着信长。信长的神思却已经离开了相扑，转往他处了。

此地西临琵琶湖，背靠群山，信长不禁想在安土这天然要塞建起一座雄伟的城池。如果在山麓至内湖一带建起街市，取消一切关卡，允许天下商人自由出入，那么此处无疑会成繁华之地。岐阜城也不错，但这里离京城比岐阜更近。若派水军驻守，依托比睿山，定能号令天下。平定天下应从收拾朝仓开始……想到这里，信长举目向赛场望去，只见长光河原寺的大进和百济寺的雄鹿正面红耳赤地对峙着，交缠在一起。

喜好相扑的信长立刻被吸引住了。很快，以腰间力量见长的大进取得胜利。此时，雄鹿的弟弟小鹿飞身上前，一把抓住了大进的腰带……

当鲶江来的相貌凶恶的又市郎昂然上场后，比赛逐渐进入高潮。浪人宫居眼左卫门被又市郎高高举过头顶，扔出了圈外。此时，青地与右卫门又冲了上来。他人如其名，皮肤青白细腻。二人是今天比赛中最为旗鼓相当的对手。他们微

微下蹲，肌肉如铁块般隆起。双方虽然都渴望马上战胜对手，但没能分出胜负，决斗拖到了次日。还有两人——大唐正权和深尾又次郎也是棋逢对手，比赛同样被拖到次日。

这两天艳阳高照。因为比赛是在佐佐木氏的一员六角承禎的家神前举行的，信长给百姓带来的震撼非同一般。

“拒任副将军之职的织田大人，真是威猛无比呀！”

“他带过来的奖品可真丰富！”

青地与右卫门和鲶江的又市郎很快被选拔上；深尾又次郎、大进、眼左卫门等则被任命为两人的部下；另外选取了一百八十余名浪人，或作为足轻武士，或作为壮丁。一切安排停当后，信长率众离开了安土。信长与其亲信木下秀吉，使得京城之春热闹非凡。

二月三十，信长走进了典药头半井庐庵的府邸。诸大名纷纷前来问候。松永弹正久秀和细川兵部大夫藤孝试图搞清信长进京的真实目的，不时前来打探。

“主公，现在街面上流言满天飞。”秀吉道。信长回道：“是说我前来征讨越前的？”

“正是。您看这样如何？让丹羽五郎左卫门陪茶人友闲法师往泉州堺市收集茶器。”

“好主意……”

丹羽五郎左卫门在织田家与柴田权六并重，如果让他特意去堺市收集茶器，肯定会给外人以织田休战息兵的印象。

“好，就派他们二人去吧。但现在为时尚早，等京城里樱花烂漫时再去不迟。”

到三月初七，一直暗中等待的家康也抵达了京城。信长

于是去见将军，建议他在二条城的新府邸招待诸将，欣赏能乐。

修建二条城的将军府，也是信长苦苦思索后的决定。自从平定京畿，信长认为重树幕府权威是稳定人心的第一步，于是他在原来的废墟上向东北扩展了一町左右，于去岁二月二十七日开始动工。经过一年的紧张修建，新的将军府终于落成了。

其中假山泉石最让信长费心。在搬运昔日足利义政将军府里的九山八海石和细川府内的美户石时，信长亲自前来，让人用绫罗绸缎包裹石头，请来鼓乐队，举行了盛大的搬运仪式。这种安排不仅是为了讨将军义昭的欢心，更是出于稳定京城人心的目的。再加上进京后免收赋税，军纪严明，信长立刻赢得了百姓的信赖，称赞他不愧为织田上总介。

二条城的能乐表演定于十四日进行。

樱花怒放，通往新宅的大道装饰得华丽无比。被邀前来的公卿们好像终于感受到了春天的气息，个个面露笑容。出席的武家有伊势的国司北畠、飞驒的国司姊小路、德川家康、畠山高昭、细川藤孝、一色式部大夫、松永久秀等，越前的朝仓虽然也在被邀之列，却未作应答。

在木香飘溢的新府，观世太夫和今春太夫轮番起舞。

“真没想到还能在京城看到能乐表演。”有的公卿甚至感极而泣。将军义昭特意来到信长面前把盏：“这些人都希望你能任左兵卫督之职，你此次能接受吗？”

信长赶紧摇头辞谢：“不可不可，信长不过做了该做之事。”

家康不时看看信长，故意没有打招呼。

新府举行的能剧表演，在很大程度上减弱了百姓中间流传的征讨朝仓等传言的影响。

四月初一，丹羽五郎左卫门陪着友闲法师，牵着几匹满载金银的骏马前往泉州堺市收购名器。因为事前已经公布了这次行动，所以不断有各地名器汇聚前来。天王寺屋宗及的果子绘、药师院的茶器小松岛和油屋常佑的花筒柑子口等，都是在此时汇聚起来的。

信长一边试图瞒天过海，一边在众人面前急道：“皇宫建得太慢了。”他开始每日来往于工地间。他穿着绛紫色战服，骑着黑色战马，故意每日在街面上驰骋。了解其从前行事风格的人，看到他如此急躁，都不禁大感惊讶。

几万根木材从大坂运到鸟羽，又从鸟羽运进皇宫。监工是大泽大炊介。一切都依古礼进行，木匠都头戴宫帽，身穿朴素的宫服，不断往来于鸟羽和皇宫之间，奇异的装扮吸引着路人的目光。

“织田上总介对皇室的尊重是发自内心的。”百姓纷纷称道，事实也正是如此。但只是皇宫落成，若缺少点睛之笔的话，将很遗憾。因为皇室的领地都在地方上，地方起了战乱，朝廷也是颗粒无收。所以，信长一边操心皇宫的建设，一边主张重振皇室收入。其办法是：借米给京城的百姓，所得的利息归皇室。这样一来，皇室就有十五石左右的月入，应该能保障只有十来个侍从的正亲町天皇的日常生活。

京城的樱花凋谢了。绿意笼罩着古都。为了让古都永远享受太平的阳光，是推行“天下布武”的时候了，除了战争，别无他路。德川家康率队驻扎的相国寺里，忽然有密使来访。无疑，北陆山间的积雪已经融化，春日正照耀着那里的山谷。